

辣椒酱里的爱

□四川眉山 刘露曦

看着厨房里八大坛子的辣椒酱,我的思绪飘向了记忆深处最柔软的地方。

我的家乡在四川盆地,无辣不欢。每一个四川人,几乎都掌握了整个川菜的灵魂。而我的祖母,是把川菜灵魂掌握到极致的人,每年,她都会做一坛子香喷喷的辣椒酱,无论我什么时候想到家乡的味道,只需要祖母的一勺辣椒酱。

艳阳高照,炊烟袅袅,一株株辣椒苗在院子里迎风摇曳,色彩从绿到红,百态千姿,成片地映出天边晚霞,像是一双妙手涂出的油画。那时候,祖母总会笑眯眯地叫我去院墙边,数一数红辣椒是否够摘一篮子了。我每天都期盼着,辣椒可以红得快一点,再快一点。

过了不久,我迫不及待摘下一篮子红辣椒,祖母就会仔细挑选辣椒。我总是拿着一个小马扎,坐在祖母旁边,看着她留下那些个头大、颜色漂亮的辣椒,又取一些独

蒜和老姜,经过浸泡、剥皮、清洗、过滤后,祖母开始剁辣椒了。此刻,祖母的菜刀仿佛有了魔法,只见她把红辣椒都切成丝,模样却一般大小。我看得入了迷,辣出了眼泪,也分泌出了口水。

“你到边上去吧,一会儿眼睛该辣红了。”我嘟嘟嘴拒绝,“我就要看,太香了。”祖母摇摇头,虚点了一下我的鼻子,“小馋猫,那你仔细看,好好学,以后自己做辣椒酱。”我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,“我不要,我有祖母就够了。”祖母一下子笑开了花,菜刀在菜板上似乎欢快地跳起舞来。

后来,我去江南上大学,祖母在我的行李里,装满了六瓶沉甸甸的爱。“你把这些特产给室友们带去,出门在外,要和同学友好相处……”祖母说。我原本想说沿海的人不吃辣椒酱,可是看着祖母希冀的眼神,我把话咽了回去。

万万没有料到,室友们很快把我所带的辣椒酱扫光。甚至还问我

在哪里买的,我笑着摇头,“买不到啦,我祖母给我做的。”语气甚是自豪。

祖母的年纪越来越大,剁辣椒需要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了,剁一会,就得歇一会儿。我给她买了一个搅拌机,试图省去她剁辣椒的过程。可是,她觉得搅拌的辣椒不地道,搅拌机也丢在角落吃灰了。

我只好作罢,但总是会不厌其烦地告诉她,“你做的辣椒酱是全天下最棒的辣椒酱了,比超市五十元一瓶的辣椒酱还棒呢。”让她知道,我始终需要她。而祖母听完我的夸奖,更是笑得合不拢嘴。

去年,祖母被病痛缠身,却悄悄为我们做了整整八大坛子的辣椒酱,我鼻子一酸,该是忍住怎样巨大的疼痛,该是乘满多重的爱意,才能做出这么多的辣椒酱。

而后不久,她走了。可每当我想她的时候,就舀一勺祖母牌辣椒酱放在碗里,吃一口,香在嘴里,爱在心里。

我的孩子们

□南京 吉卫明

作为小学的书法社团老师,每次为孩子们点名,一声声“到”的回应,我仿佛听到满园花开的声音。

三十名孩子均来自一、二年级,第一堂课他们基本是懵懵懂懂的样子,瞪大了眼睛看着我,甚至让带的学习用具都带不全。可当第二堂课结束时,一个叫杭的孩子对我说:“老师,我想当班长。”我不由分说,立刻答应道:“你下一堂课开始就是班长。”他很开心,又有点得意。

第二堂课开始,我宣布杭是班长,并让他站起来喊:“起立。上课。老师好。”那孩子愣在那里,旁边的孩子提醒他:“跟老师学啊,快点!”他才反应过来。没想到下课时,我叫他领喊:“老师再见!”这一次,他似乎有了些心得,自己加了个叫大家起立这个环节,然后再叫大家跟他一起喊老师再见。

我喜欢把所有的字加以整理,

得出让孩子们学习时能懂能接受的要点,还要说起来朗朗上口,以便于灌输。小孩子凭什么乐意学写字呢?得让他们觉得有趣,说起来朗朗上口就是乐趣,还要让孩子们大声说出来。我说:“写字要注意什么?”孩子们就说:“边竖往里收,中竖直苗苗,横要微微往上翘……”说着说着就整齐了。一对双胞胎小姐妹不吱声,我让她俩俩一起练习一下,几遍之后也大致说全了,于是叫大家为她们点赞,她们捂着嘴笑。

我每堂课都会说出一个字,问谁上台来按写字的要点在黑板上表演一下,都是个个要求上。当然,写完了要做自我评价,再听台下的人评头论足。孩子们七嘴八舌的,一个课堂立时成了鸭子塘。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

一天,有个孩子在课堂上问我为什么不先教“永字八法”,他说

自己学过书法。我问还有谁知道这个,不想,真有好几个人把手举得高高的。

我告诉他们,这是前人总结出的用笔法则,一开始就学这个,你们也学不会呀,得循序渐进。又有孩子问到底几天能学好书法?我乐了,你们太小,还谈不上书法,只是学写毛笔字而已。他们着急,说家长在什么地方看到的,学几天就能成功,能当书法家。这回该我急了,这是妖言惑众!问孩子们吃几天饭就能长成大人了吗?他们摇摇头,说不能。

我借助社团的书法群,要求孩子们根据课堂的学习进程,在家认真练习毛笔字,把作业发到群里让我批阅。那些孩子真上路子,立刻写了又写,不断地问怎么样,是不是有进步。有熟人问我,何苦,是你家孩子吗?我无法回答,不过心里面有个声音在说:是。

我与花生

□山东济南 吴圆圆

这几天回老家,正好赶上秋收时节,我便和父亲上山一起去刨花生。

刨花生时,父亲走在前,他弯着腰,手握锄头,将花生从地垄里刨出来。我则是紧跟在父亲身后抖擻干净花生秧上的泥土,然后再将花生秧一擦一擦的垛成小山丘状,拎了铁桶和马扎,坐在花生垛前捧花生,整套动作可谓是一气呵成。

父亲转身看我,笑说:“你还记得怎么干活,不穿。”我也跟着笑:“咱家地里的活,我可是从小干到大的。”这一开口,语气里难免透露出些许傲娇来。农家出生的孩子干活凭的都是本能的经验,这跟长在骨子里的节气有关,跟埋在地下的庄稼相连。

少时家贫,所有的孩子都算劳力。每年的三月份左右,天空总会洒一点毛毛雨,记忆中的我重复拎着一个染着洋红色的小竹篮跟在父母身后点花生。等花生发芽时我带着铁钩子去地里将罩在地膜中的花生秧苗“扣”出来,让它迎

着阳光和雨露生长。花生算是很好侍奉的庄稼,无需费心照看,只等花生结荚时进行一次虫害消杀。夏季炎热,药味呛鼻,记得小时有次我在干了一晌午的活后突然晕倒在地,母亲哭着找了村里的三轮车连忙将我送去医院,好在我并无大碍,只是中暑。

记忆中的秋收是最忙的,每当秋收时,家里的男女老少都要齐齐上阵。大人刨花生,小孩捧花生,年纪大的老人负责拎着干粮和水壶送饭,一家人从早到晚忙得不得闲。花生摘完要摊在房顶上去晒,晒的时候最是见不得一点雨滴。父亲一旦察觉要变天后,会立马催促我回家堆花生。而我领了这差事就如同上战场打仗一样,气喘吁吁跑回家,攀上房顶,拿起木锨和雨抢时间。晒好的花生通常会在脱壳后运送到油坊去榨油,当色泽金黄,散发着浓郁香气的花生油灌满村民家大大小小的油缸时,关于收花生的一场秋事才算落下帷幕。

我剥了几颗放在嘴里,脆甜多汁。我不禁想起小时嘴馋,挖了二

叔家地里的花生吃。二叔逮住我,指着我指甲盖里黑黢黢的泥土,说我小小年纪偷东西不学好。我脸涨到通红,自尊与羞耻感从那一刻开始滋长,我的心自此不敢再生出任何歹念。

花生是个很好脾气的农作物。从春季到夏季,花生一直在土壤里沉思静默,它蓄力生长,囤积着思想,低调内敛,丝毫不张扬。它只等到秋日里,以一种憨厚、热烈的姿态,捧出自己沉甸甸的果实,这热情洋溢的心与慈悲的给予,常常令我动容。

想我年轻时目光总是向上,一心一意要出门,似要决心与土地背道而驰,那是无法言说的渐行渐远。每次归家,父母总会把从泥土里捧出来的花生装满我的行囊,像是怕我忘了根的方向。

当我的双脚再次踏上故乡的土地,我发觉,我的内心是多么急切地想在故乡的泥土里活得简明扼要。一如花生,以虔诚追寻四季,开最小的花,结最多的果,不声不响,把余生撑满。

露从今夜白

□广东广州 梁惠娣

下过几场微凉的秋雨,吹过几缕清爽的秋风,白露节气踮跹而来。

白露,比其他节气更多了一分诗意。读晚唐诗人雍陶的《秋露》:“白露暖秋色,月明清漏中。痕沾珠箔重,点落玉盘空。竹动时惊鸟,莎寒暗滴虫。满园生永夜,渐欲与霜同。”露水,月光,竹林,小鸟,小草,构成了一幅白露夜景图。

白露节气的图画有很多,但我对“中国节气申遗画第一人”林帝浣的国画情有独钟。只见那幅名为《白露》的小画上,有一只颜色黄中带黑褐色的老南瓜,一只蟋蟀翩然飞来,停扎在南瓜的一截老藤上。这幅小画,选取了白露时节最常见的物象,简单接地气,动静结合,浓淡相宜,笔法粗中有细,意趣无限,朴素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,令人顿觉亲切温暖。

白露至,漫步家乡的田野上,可见,露凝白,秋水老,鸿雁飞来,燕去巢空,群鸟低翔觅食贮藏,槿花萎,草根黄,落叶初飞,木樨渐香,漫山遍野的芦花开得密密层层,放眼处,都是一幅迷人的画。

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,一直铭记着每个节气的农谚,并虔诚地遵照执行。白露这天的早晨,老父亲早早起了床,吃罢早餐,便扛一把锄头到田地里去。他先到稻田边巡视一番,看看晚稻是否低了头,嘴里一边喃喃低语:“白露不低头,割倒喂老牛。”当他看到田里的水稻早已抽穗扬花纷纷低下了头,他放心地笑了。父亲又说:“白露见湿泥,红薯一天长一皮。”他又来到红薯地,翻开薯叶薯藤,这边瞅瞅,那里瞧瞧,当看到一夜的露水打湿了泥土,他又松了一口气。家乡有农谚“白露种

安静

□镇江 徐长顺

我想,能有一个安静的午后,一杯花茶,一缕阳光,一段音乐,然后捧一本心愛的小说,慵懒地依于窗下。

品书、品茶、品音乐,品着温暖阳光的午后时光,品一个人时的幸福。

我想,可以在一个带着露珠的清晨,约上三五个知己好友,踩着单车,飞奔于城外广阔的乡间小路上,看那红红的朝阳徐徐升起,温柔地触摸着脚下的尘土和小草,看田野间大片垂着露珠的油菜花,披着朝阳舞动着醉人的芳香。

我想,我的心是否已经盛得太满。

茶已冷却,书的封面已是尘烟累累,无数个带着露珠的清晨,我想象着温柔的朝阳照耀着的金黄油菜花地,然后飞奔于每个喧闹的城

市街口,踩着准点的钟声踏上生活的征程。

我想,能有点时间于某个宁静的夜晚,抱着电视遥控器反复转换,安安静静地看上一段自己钟爱的节目,我可以对着那不停闪烁的画面自由地哭,放肆地笑。

我想我做到了。

窗外已是灯火通明,客厅里电视画面清清楚楚地显示着那部早已过气的电影,我捧着一杯早已冷却的咖啡,蜷在客厅的一角,只持续了数秒,却突然因一个熟悉的画面有些想念,某段时光,某个段落,某个人。

窗外,弦月如弓般弯起一方澄净的天空,似有微风轻拂。夜,凉如水。拥被,入眠,月儿清冷的气息已悄然隐去。我知道,我又一次错过了朗朗圆月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855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